

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

## 第九回 粵峯水閣太史解圍 邂逅寓齋校書感遇

話說秋痕，那日從柳溪回家，感激荷生一番賞識，又忿恨苟才那般糟蹋，想道：「這總是我前生作孽，沒爹沒媽，落在火坑。以致賞識的也是徒然，糟蹋的倍覺容易！」就酸酸楚楚的哭了一夜。嗣後，荷生重訂的《芳譜》喧傳遠近，便車馬盈門，歌采纏頭，頓增數倍。奈秋痕終是顧影自憐，甚至一屋子人酒酣燭灺、嘩笑雜沓，他忽然淌下淚來；或好好的唱曲，突然咽住嬌喉，向隅拭淚。問他有甚心事，他又不肯向人說出。倒弄得坐客沒意思起來，都說他有些傻氣。

五月初五這一天，是馬鳴盛、苟才在芙蓉洲請客，看龍舟搶標。他所請的客是誰呢？一個錢同秀，一個施利仁，前文已表。餘外更有卜長俊，字天生，是個初出山的幕友；夏旒，字若水；胡耆，字希仁，是一個未入流；原士規，字望伯，是個黃河渡口小官，現被經略撤任。

那苟才又請了梅小岑，小岑那裏肯和這一班人作隊？奈子慎是小岑隔鄰，自少同學，兩世交誼，面上放不下來，也就依了。今年花選，是馬鳴盛頭家，因此傳了十妓，那十妓是不能一個不到的。

祇可憐秋痕，懶於酬應，挨時挨刻，直到午後，纔上車赴芙蓉洲來。遠遠聽得人語喧嘩，鼓聲填咽，正是龍舟奮勇競渡之時。岸上遊人，絡繹不絕。

那時水亭上早擺上三席：中席是卜長俊、胡耆、夏旒，秋香、瑤華、掌珠伺候；西席是錢同秀、施利仁、馬鳴盛，碧桃、玉壽、福奴伺候；東一席是梅小岑、原士規、苟才，曼雲、寶書、丹翬伺候。狗頭見趕不及上席，下車時將秋痕著實數說，硬著頭皮領著上去。果然苟才、馬鳴盛一臉怒氣，睜開圓眼，便要向秋痕發話。秋痕低著頭，也不言語。

小岑早已走出位來，攜著秋痕的手，說道：「怎麼這幾日不見，更清瘦了！不是有病嗎？」秋痕答應道：「是。」馬鳴盛、苟才見小岑如此，也就不敢生氣，立刻轉過臉色來。這小岑即吩咐家人，在自己身邊，排下一座，給秋痕坐了。狗頭便跟上來，教秋痕送酒，招呼大家。小岑笑道：「有我哩，你下去吧。」狗頭諾諾連聲，不敢言語。

倒是鳴盛前後過來，應酬小岑。小岑丟掉眼色，著秋痕向前。秋痕纔勉勉強強的斟上酒，敬過鳴盛，又敬苟才，說道：「晚上感冒，發起寒熱，今日本不能來，緣老爺吩咐，不准告假，早上掙扎到這會，纔能上車，求老爺們擔待吧。」苟才趕著說道：「我說秋痕，向來不是有脾氣的，幸虧沒有錯怪了你，大家都知道，這就罷了。」於是三席豁拳轟飲一會。

秋痕默默坐在小岑身傍。見西席上碧桃，把同秀短煙袋裝好了煙，點著了，送過來給同秀。卻把水汪汪的兩眼，溜在利仁身上。利仁卻抱住福奴，要吃皮杯，鳴盛勸著福奴敬他。中一席卜長俊、夏旒、胡耆三個，每人身邊坐一個，毛手毛腳的，醜態百出，穢語難聞。

這一邊席上，小岑是與丹翬一杯一杯的較量。苟才也只好斯斯文文的說笑；只有士規和寶書做了鬼臉。一會，向小岑道：「聽說杜采秋來有一個多月，祇是總不見客哩。」小岑道：「這卻怪不得他，他媽現在病重得很呢。」

又停了一會，鳴盛有些醉了，和苟才換過坐，卻不坐在苟才座上，自己將椅子一挪，便擠在秋痕下手。迷著兩隻小眼，手裏理著自己幾莖鼠鬚，大有親近秋痕之意。急得秋痕眼波溶溶，祇往小岑這邊讓過來。小岑見那兩邊席上，鬧得實在不像，又怕秋痕衝撞了人，恰好亭外一條青龍、一條白龍，轟天震地的搶標，便扯著秋痕道：「我和你看是那一條搶去標。」便立起身來，向後邊過路亭上看去。丹翬乖覺，也就跟了出來。乘著大家向前爭看搶標，他三人便悄悄分開蘆竹，尋出路徑，望秋華堂緩步而來。

到得秋華堂，不想心印為著這幾天閑雜人多，倒把秋華堂門窗拴得緊緊，中間的垂花門落了大鎖。三人祇得繞到堂後假山，上亭子就石墩上小憩一會。

此時龍舟都散去歇息，看龍舟的人也散去，各處鬧步。這秋華堂就有三五成隊來了。小岑只得領著丹翬、秋痕下來，從東廊出去。丹翬見壁間嵌著一塊六尺多高木刻，無心將手一按，卻活動起來，丹翬驚愕。小岑道：「這是個門，通過那邊汾神廟，平素是關住的，不知開得開不得。」把手用力一推，那門年代久了，裏頭關鍵久已朽壞，便「撲落」一聲掉了下來。

第二重月亮門卻是開的。三人以次進去，見是個小院落，上面新搭著涼棚，對面一座小樓，靠南是正屋後身。就有人也跟進來，小岑說道：「這是我的書屋，大家不得進來。」那幾個人纔退出去了。小岑便把月亮門閉上，拴好，笑道：「這都是你兩個累我。」

說畢，領著兩人，由樓邊小徑繞到屋子前面。見兩邊都是紗窗，靠西垂著湘簾，便說道：「這地方像有人住了。」秋痕先走向捲窗一瞧，說道：「沒個人影兒。」就掀開正屋簾子，讓丹翬進去，自己隨後跟來。見屋內十分雅潔，上面擺一木炕，炕上橫几擺滿了書籍。直几上供一個磁瓶，插數枝水桅花，芬香撲鼻。中間掛一幅橫披，寫著「國破山河在」的杜詩一首，筆意十分古拙，款書「癡珠試筆」。旁掛的一聯集句是：

豈有文章驚海內，莫拋心力作詞人。款書「癡珠瑩」三字，俱是新裱的。

秋痕沉吟一會，向小岑道：「這癡珠是誰？你認得麼？」小岑道：「我不認得。祇此古拙書法，定是個潦倒名場的人了。」丹翬笑道：「我看起來，這『癡珠』兩字，好像是個和尚。」秋痕見東屋掛著香色布簾，中鑲一塊月白亮紗，也就掀開進去。窗下擺一長案，是雨過天青的桌罩。一座彌勒榻，是舊宋錦的坐褥，便坐下去。瞧那桌上，擺著一個白玉水注，兩三個古硯，也有圓的，也有方的，一把退筆和那十餘本書，都亂堆在靠窗這邊。隨手將書檢出一本，見隸書「《西征吟草》上冊」六字，翻開第一頁，題是《觀劇》，下註「碎琴」二字。詩是：

鍾期死矣渺知音，流水高山枉寫心。

賞雅幾能還賞俗，絲桐悔作伯牙琴。便點點頭，歎一口氣，就也不往下看了。

這小岑坐在外間炕上，將几上《藝海珠塵》隨便看了兩頁。丹翬陪著無味，便走進來，說道：「你看甚麼？」秋痕未答，小岑也進來了。見上面掛一聯，是：

白髮高堂遊子夢；青山老屋故園心。一邊傍書「張檢討句」，一邊末書「癡珠病中試筆」。中間直條款書「小金臺舊作」五字，看詩是：

士為黃金來，士可醜！燕王招士以黃金，王之待士亦已苟。樂毅鄒衍之賢，乃以黃金相奔走。真士聞之將疾首！胡為乎，黃金臺，且不朽；小金臺，且繼有！便說道：「逼真《鐵崖樂府》，又是一枝好手筆，足與韓荷生旗鼓相當。祇這人福澤不及荷生哩。」秋痕道：「他案上有詩稿，你看去吧。」丹翬瞧著東壁道：「你看這一幅小照，不就是癡珠麼？」小岑、秋痕近前看那小照，畫著道人，約有三十多歲，神清骨秀。小岑笑向秋痕道：「你先前要認此人，如今認著，日後就好相見。」秋痕兩道眼波注在畫上，答道：「曉得是他不是他？小岑、丹翬抵著嘴笑，秋痕也自不覺。

小岑正要向案上，找詩稿看，聽得外面打門，便說道：「房主人來了。」秋痕道：「他空空洞洞的一個屋子，我們不來，他叫甚麼人開哩？」正說著，祇聽西屋一人，從睡夢中應道：「來了。」小岑搖手，叫兩個不要說話，偷向捲窗，看打門是誰。

一會，轉過屏門來，卻是心印。祇聽心印一路說進來道：「秋華堂那一座門，不知今天是誰推倒？幸你月亮門早是拴上，不然，怕沒有人跑來麼？」小岑掀開簾子笑道：「卻早有人跑來了。」倒把心印和禿頭嚇了一跳。小岑接著說道：「你那板門，就是我推倒的。我拐了王母兩個侍兒，來你這裏窩藏哩。」心印也笑道：「梅老爺真會耍人，卻不知你那管家和兩三個人，到處找你哩。」

小岑拉著心印進來裏間，見了丹翬、秋痕。這心印不認是誰，卻也曉得是教坊裏的人，便接口道：「真個王母兩個侍兒，被老爺拐來了。」

小岑指著上面的聯道：「這癡珠單名瑩，可就姓韋？可就是從前獻那《平倭十策》韋瑩麼？」心印道：「是。」小岑道：「他甚麼時候，來你這裏住呢？」心印便將癡珠家世，以及遇合蹉跎，自己平素如何相好，此番如何相遇，細說一遍。小岑、丹翬也都為扼腕歎惜，祇秋痕脈脈不語。

小岑又問心印道：「韋老爺怎的今日不在家養病呢？」心印道：「說來也奇，那一日搬進來，遇著老僧，算是他鄉遇故知了。不想次日一早，他到觀音閣燒香，又遇著十五年前受業女弟子，就是大營李鎮軍的夫人，你說奇不奇的？這李夫人卻認真愛敬先生，那日就來這屋子請安，見他行李蕭條，回去便送了許多衣服，以及書籍古玩。第二日，李鎮軍親自過來，要請他搬入衙署，他執意不肯。今日是端陽佳節，一早就打轎過來接去了。回來大約要到二更多天。」丹翬道：「這真叫做人生何處不相逢呢！」秋痕道：「這夫人就也難得。」四人談了一會，天也不早了，小岑家人及丹翬、秋痕跟人，都已找著，知道水閣上大家都散了，就各自分路回家了。

單說秋痕這一夕回來，想道：「癡珠淪落天涯，怪可憐的。他弱冠登科，文章經濟，卓絕一時，《平倭十策》雖不見用，也自轟轟烈烈，名聞海內。到如今棲棲此地，真是與我一樣，有話向誰說呢！我這會得個虛名，就有許多人瞧起我來，過了數年，自然要換一番局面，我便是今日的癡珠了。那時候從何處，找出一個舊交？咳！這不是我後來比他還不如麼？瞧他那《觀劇》的詩，一腔子不合時宜，受盡俗人白眼，怎的與我梧仙遭遇竟，如此相同？他不合時宜，便這般淪落；我不合時宜，更不知要怎樣受人糟蹋哩。大器晚成，他後來或有出路，我後來還有甚麼出路？而且他就沒有出路，那著作堆滿案頭，後來便自有千古。我死了就如飛的煙、化的灰，再沒痕跡了！」因又轉一念道：「咳！我這種作孽的人，還要講甚麼死後？這起發呆了！」又想道：「今日席間，大家那般光景，真同禽獸，沒有半點羞恥！他們倘和我鬧起來，這便是梧仙的死期到了！」

這一夜淒楚，比那三月初三晚，更是難受。次日便真病了。正是：

有美一人，獨抱孤憤。

憐我憐卿，飄飄意遠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